

牧

津

牧津卷之三十五目

執持

馬嚴

高豐

虞芝

丘寂之

倪若水

李元紘

張錫

張問

唐介

三見

劉敞

薛奎

二見

李榛

魏瓘

苗時中

牧津

執持

卷三十五

一

樓大年

李承之

張九成

程迥

袁詔

孫立節

楊珏

高登

蔡洸

胡長孺

鄭承議

蒲謹密

劉立之

太公鼎

盧熙

郎敏

楊繼宗

四見

蔣瑤

唐侃

藺芳

王守仁

馬西玄

孫璽

屠簡肅

朱廷立

陸光祖

王士魁

牧津卷之三十五 執持

明山陰祁承燦輯

馬嚴

馬嚴爲陳留太守時京師訛言賊從東方來百姓奔走轉相驚動諸郡惶急各以狀聞嚴察其虛妄獨不爲備詔書敕問使驛係道嚴固執無賊後卒如言

止訛惟在一靜而人情驚惶之時尤須固執以定羣疑

牧津 執持

卷三十五

二

高豐

高豐爲鄴縣獄吏，刺史虞孟行部到旬日，鄴縣
僻，敕鄴長將囚徒就所在錄見豐，得文書，閉獄
下鑰，不肯送徒。自請諫曰：「明使君乘法馬，駢驂
御，所至理冤，不遺遠邇。此古聽斷阡陌，流愛甘
棠者也。今乃遙召囚徒，欲省更繁，毋論疎脫，尤
哀疲損。且晉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
王臣。鄴獄非漢地乎？囚徒終不出縣，特望朱軒
迴輪，孟遂到鄴。」

一獄吏便能抗刺史。然鄴地非漢土。此言刺史自無可對。

虞芝

虞芝爲南陽從事。太守張忠連姻王寶。罪入重。芝依法執案。刺史畏勢。召芝。芝曰。年往志盡。譬如八百錢馬。死生同價。且欲立效於明時耳。遂投傳去。

此君立效明時之意甚壯。何至作日暮途遠語。

丘寂之

丘寂之年十七爲州西曹兼直主簿刺史王或行部夜還前驅已至而寂之不肯開門曰不奉墨旨或方於車中作教然後啓關或嘆曰不意郅君章近在閣下卽轉爲主簿遷故鄣令在縣專以廉潔御下一時稱爲良吏

有意忤人者亦往往以此見賞士人遇合未便盡在媚時

倪若水

倪若水爲汴州刺史，玄宗嘗遣中官往淮南採捕鵠鵲及諸水禽。上疏諫曰：方今九埜時忙，三農並作，田夫擁耒，蚕婦持桑，而以此時採捕奇禽異鳥，供園池之翫，遠自江嶺，達於京師，力倦擔負，食之以魚肉，間之以稻糧，道路觀者，莫不言陛下賤人而貴鳥。陛下當以鳳凰爲凡鳥，麒麟爲凡獸，則鵠鵲鵲鵲之類，曷足貴也。陛下昔龍潛藩邸，備歷艱危，今氛祲廓清，高居九五，玉帛子女，充於後庭，職貢珍奇，盈於內府，過此之

外又何求哉帝手詔答之

中官採捕爲累不小一強項刺史遂貽地方多少福

李元紘

李元紘爲雍州司戶叅軍時太平公主勢震天下百司順指嘗與民競碾磑元紘還之民長史竇懷貞大驚趣改之元紘大署判後曰南山可移判不可移也

碾磑最輕確乎判不可移況有重於碾磑

者乎。元紘之折太平，意在於此。

張錫

張錫梁末時，劉君鐸任棣州刺史，辟爲軍事判官。棣爲鄆之屬郡，郡有麴務，鄆以牙將主之，頗橫恣，民有犯麴三斤，牙將欲寘於死。君鐸力不能救，旣而牙將盜麥百斛，私造麴事，覺，錫判曰：犯麴三斤，求生不克，盜麥百斛，免死，誠難。時郡吏以使府牙將乞免，錫不允，固寘於法。後歷官，並以清節聞。

錫豈爲犯麴之民洩忿乎，執法當如是耳。

張問

張問通判大名府，郡牧地在魏，歲久冒入於民。有司按舊籍括之地數，易主券不明，吏苟趣辦，持詔奪人田，至毀室廬，發丘墓，問至，則曰：「是豈朝廷意耶？」具上以聞。仁宗諭大臣曰：「吏用心，悉如問，何患赤子之不安也？」擢提點河北刑獄，理占止當按籍奪人田廬，毀人丘墓，奉行之害，往往若此。

唐介

唐介知鄭州任丘縣當遼使往來道驛吏以誅索破家爲苦介坐驛門令曰非法所應給一切勿與稍毀吾什器者必執之皆帖伏以去惟子方乃能服遼使

劉敞

劉敞知揚州州有雷陂舊屬民田官奪之蓄水以便漕運久更爲豪族所占屢訴不獲敞到任立判還之由是田主三十六家男女三百餘口

得不饑餒，

當官欲一意惠民，惟無所瞻顧者，乃得行其意。

薛奎

薛奎爲隰州軍事推官，嘗部丁夫運糧至鹽州，會久雨，粟麥漬腐，奎白轉運盧之翰，請縱民還州，而償所失之。翰怒，欲劾奏之。奎徐曰：「用兵久，人疲轉餉，今幸兵食有餘，安用此陳腐以困民哉？」之翰意解，凡民所失，悉奏除之。

雖挺身爲運丁請命意似可嘉然漬腐之物獨非民膏何不於天雨之時途中更有方畧乃見經國之手

李榛

孝宗朝詔婺州市牛筋五千斤時李侍郎榛爲婺守奏一牛之筋纔四兩今必求此是屠二萬牛也上悟爲收前詔

此言固然然軍興之需不可乏將奈何必如以鵝翎代鶴翎之請則始見濟時實用

魏瓘

魏瓘知潭州衡山縣衡祠旁舊禁民採伐而寺僧倚中貴人輒犯禁無敢問瓘捕送於州州將依違不爲決而瓘抗議不已卒抵以罪歷通判壽州知隨安州徙提點廣西西路刑獄岷峒婦人緣逋責沒邕州爲傭使者二千餘人悉還之劉鋹時舟船皆計口有稅而雷化欽廉高五州獨未除瓘爲除其稅

不特執法嚴亦且爲德博

苗時中

苗時中主寧陵簿邑有古河歲久湮塞時中建
請疏導溉民田爲利甚溥邑人謂苗公河爲潞
州司法叅軍鞠囚具郡守欲論以死時中執不
可守怒詰責甚峻時中曰寧歸田里誓不可奪
守悟卒從其議遷桂州臨桂令爲司農寺丞體
量梓州路常平役法等事書成上之薦能吏十
人後皆進用時中未嘗以語人人亦莫知爲時
中薦云

執法可能也薦人而不使人知不可能也

樓大年

樓大年調青陽尉尋知嘉興青龍鎮擢遂安令
改知南昌爲政先教化而後刑罰建利去病若
嗜欲然縣民夜行爲讐家毆死事覺賂其甥來
就辟甥自陳殺民狀甚悉大年疑之亟命丞往
驗丞受賕使焚屍以滅迹大年怒聞於府屬錄
事覆實錄事復受賕如丞大年正色抗辨錄事
爲引去上之憲臺令觀察推定讞事始白民敬

之如神、

決獄當如是矣、

李承之

李承之調安州司理、轉明州司法叅軍、時郡守任情縱法、人莫敢辨、承之獨毅然不從、守怒曰、郡掾敢如是耶、承之曰、事在公、自斷可也、若下有司、當循三尺法、守憚其言、

此守猶畏名義、

張九成

張九成僉判鎮東時浙東提刑張宗臣逮婺州
平民數十人九成命釋之府官就白宗臣大怒
曰此事左相專遣人封來張九成曰九成但知
有聖旨不知有宰相主上大下卹刑之詔惟恐
無辜被係公身爲部使者不能上體聖意而觀
望宰相耶聞者莫不快意宗臣大怒又軍民冒
酷禁事連旁郡府帥屬吏明知無辜莫敢辨折
九成獨謂使曰當坐者數人餘皆良民若盡欲
追禁苛擾甚矣監司怒形於色辭旨侵九成曰

事不可行，豈宜苟徇，卽投匭而歸。

當官者，有借忤上以博執持之名，若子韶爲民請命，真一腔惻隱心，竟至投匭以歸，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是豈虛語。

程迴

程迴改知隆興府進賢縣，省符下知平江府王佐，決陳長年輒私賣田，其從子愬有司十有八年，母魚氏年七十，坐獄廷辨，按法追正，令候母死服闋日理，已頒令天下郡縣，視此爲法，迴爲

議曰天下之人孰無母慈子若孫宜定省溫清
不宜有私財也在律別籍者有禁異財者有禁
當報牒之初縣令杖而遣之使聽命於其母可
矣何稽滯偏愬有司而達於登聞院乎春秋穀
梁傳註曰臣無訟君之道爲衛侯鄭與元咺發
論也夫諸侯之於命大夫猶若此子孫之於母
乃使坐獄以對吏愛其親者聞之不覺泣涕之
橫集也按今文分財產謂祖父母父母服闋已
前所有者然則母在手孫不得有私財借使其

母一朝盡費其子孫亦不得違教令也既使歸於其母其日前所費乃卑幼輒用尊長物法須五年尊長告乃爲理何至豫期母死又開他日爭訟之端也抑亦安知不令之子孫不死於母之前乎守令者民之師帥政教之所由出誠宜正守令不職之愆與子孫不孝之罪以敬天下之爲人母者時民饑府檄有愬閉糴及糴與商賈者迴卽論報之曰力田之人細米每斗錢五十九文逼於稅賦是以出糴非上戶也縣境不

出○貨○寶○苟○不○與○外○人○交○易○輪○官○之○錢○何○由○而○得○
今○強○者○羣○聚○脅○持○取○錢○毆○傷○人○者○甚○衆○民○不○敢○
入○市○坐○致○缺○食○申○論○再○三○見○從○乃○已○

其見事甚徹故力持甚堅

袁詔

袁詔嘉泰中爲吳江丞蘇師旦恃韓侂冑威福
撓里中役法黃公準爲常平使者檄詔覆田以
定役蘇密諭邑多姻黨倘相容當薦爲京朝官
詔不聽是歲更定役戶籍承徭賦者皆蘇黨也

蘇諷言者將論斥黃亟白於朝且薦之未幾蘇
敗詔得陞桐廬邑多宗室官無善終者詔至絕
請謁莫敢有撓錢塘岸歲爲潮齧率取石於桐
廬詔宣言罷免嘉定辛未召爲太常寺主簿民
庶旗鼓蔽江以餞至富陽泣謝曰吾曹不復輸
石矣嘉定間尹臨安近十年政清訟理所治疑
獄最多杭城故多火患迄詔任不作紹定間揚
州告急遂拜詔浙西置制使以鎮之詔言揚失
守則京口不可保淮將如卞整崔福皆可申待

相以其異已，不悅，罷歸鄉里。

韶之不阿權黨，固佳矣。黃之不受諷指而薦韶，更佳。

孫立節

孫立節，崇寧間爲桂州節度判官。時謝麟經制溪洞事宜，州守王奇與蠻戰死，立節被旨鞫吏士有罪者，謝因收大小使臣十二人付立節，欲盡斬之。立節持不可，謝以語侵立節。立節曰：「獄當論情，吏當從法，逗撓不進，諸將罪也。旣伏其

辜其餘可盡幾乎。若必欲非法斬人，則經制司自爲之。我何預焉？謝卽奏立節抗拒，立節奏謝侵獄事，刑部議從立節言。十二人皆不得死，其後立節遷官進秩，子二人皆舉進士，遂至大貴。獄當論情，吏當從法，二語可爲折獄者指南。

楊珏

楊珏初授上虞尉，調贛州教授。先是學計蟲於前官，廩餼不給，乃捐私橐以助庠校一新。改知

饒州德興縣縣奸民肆爲跋扈前令卒墮其機
穽八年之間去者五人飲氣死者一人珏言于
監司設法追捕服其辜奸爲屏息邑居四山之
僻民多艱食珏乃節用積錢一百萬置米千斛
貯之顯惠倉歉時出之以平市價進朝奉大夫
召對稱旨轉朝議大夫出知寶慶府會行公田
法下郡邑珏曰政以利民不利而行如吾民何
不奉令御史朱獵孫劾之免官歸郡民莫不悲
泣珏爲人剛明正直不附權貴始終廉介貧至

鬻器以自給，裕如也。

廉而有執。

高登

高登授富川主簿，兼賀州學事。學故有田，罷歸買馬。司登請復其舊，守曰：「買馬養士孰急？」登曰：「買馬固急矣，然學校禮義由出。」一日廢衣冠之士與堂下卒何異？守曰：「抗長吏耶？」曰：「天下所恃以治者，禮義與法度爾。既兩棄之，尚何言？」守不能奪，卒從之。攝獄事，有囚殺人，守欲奏裁，曰：「陰

德可爲登曰陰德豈可有心爲之殺人者死而可幸免則被死之冤何時而銷滿秩士民丐留不獲相率餽錢五十萬不告姓名白於守曰高君之貧無以養願太守勤其咸受登辭之不可復無所歸請置於學買書以謝士民

簿而攝獄不輕縱殺人之囚職守實應然若兼署學校重養士而輕買馬至與長吏抗瀕行五十萬之餽置學買書此簿始終不凡○陰德豈可以有心爲此語可以醒

世

蔡洸

蔡洸知鎮江府，會西溪卒移屯建原，舳舻相銜。時久旱，郡民築陂潴水灌溉。漕司檄郡決之，父老泣訴。洸曰：「吾不忍獲罪百姓也。」力執不肯決。已而大雨，漕運通，歲亦大熟。民歌之曰：「我潴我水，以灌以溉，俾我不奪。」蔡公是賴。

洸亦會逢其適，非大雨，則何以通漕。

胡長孺

牧津

執持

卷三十五

古

胡長孺任寧海縣主簿，歲大祲，民死相枕藉，宣
尉同知脫歡察議行賑荒之令，斂富人錢一百
五十萬給之，至縣以餘錢二十五萬屬長孺藏
之，乃行旁州，長孺察其有乾沒意，悉散於民，閱
月再至，索其錢，長孺抱成案進曰：「錢在是矣。」脫
歡察怒曰：「汝膽如山邪？何所受命而敢無忌若
此？」長孺曰：「民一日不食，當有死者，誠不及以聞，
然官書具在，可徵也。」脫歡察雖怒，不敢問。

非置一官於度外，不能爾。然官書具在，可

徵此舉亦理應如此。

鄭承謙

鄭承謙爲蕭山丞時有朱統制在縣牧馬縱卒
侵剛西興鹽場草鹽司聞其事於朝揭榜許人
格捕其卒剛草如故亭戶捍之致殺傷者四人
朱與其卒議曰若不得西興草吾馬不可牧矣
於是釀金賄吏誣以毆擊論死者八人獄成知
縣已署案次詣丞鄭責其吏曰榜旣許人格捕
殺之罪輕今以他事論死統制得以肆其暴如

吾民之負冤何案卽具不得書名銜吏惶懼而退有頃復至前曰今歸夕換前案只以元情斷論萬乞恩貸勿令知縣知之於是亭戶八人俱得杖決免死歸家旦夕焚香祝天曰願鄭丞有子有孫富貴不絕後子預漕薦次子亦登第

丞乃有此執持丞不負官天亦不負丞也

蒲謹密

蒲謹密初爲萬州南蒲令嘗攝幕官時廷尉駁州獄失出死罪謹密以爲法者天下共守今罪

於法不當死。不爭則不可。州將曰：可與廷尉爭耶？謹密愈執不奪。及詔下，他司議而卒得不入死。州將始愧服。

欲守法，必當爭法。

劉立之

劉立之守鄂州，官歲市茶五百萬斤，立之爲轉運使，時三司請益市一百萬，立之上言曰：鄂人利茶以爲生，今官市之多，反以茶爲病，縱不能減，柰何增之？朝廷因許寬一年，立之曰：事苟可

行何必一年如其不可寬十年不可也爭之不
已卒爲罷之

許寬一年大類月攘如知病民斯速已之
今以一方之利爲一方病者何限守土者
安得無立之之爭

太公鼎

太公鼎遼咸雍十年進士調瀋州觀察判官時
遼陽雨水傷稼比樞密發瀕河丁壯以完堤防
有司承令峻急公鼎獨曰邊障甫寧大興役事

非利國便民之道堅執不從疏奏罷瀕河千里
人莫不悅改良鄉令累遷興國軍節度副使時
有隸鷹坊者羅畢爲名擾害田里歲久民不堪
公鼎言於上卽命禁戢會公鼎造朝大臣諭上
嘉納之意公鼎曰一郡獲安誠爲大幸他郡如
此者衆願均其賜於天下上爲改容從之

防隄之役自不能已但有司奉行峻急以
致擾民若鷹坊之害不可一日留一言而
戢仁人之言爲利自溥

盧熙

盧熙，洪武間，以薦授睢州同知。時中原甫定，歲復游饑，熙一意休息，惟恐傷之。明年行守事，適御史銜命搜訪舊軍籍，見民充之，睢近千人，檄熙拘送。熙召民自實，得嘗隸尺籍者數人，畀之。御史怒，械繫曹吏，必欲盡得，不然，以格詔論。同僚懼，議發民應之。熙曰：「吾守民吏也，民散，吾誰與處？」乃自詣御史曰：「州已無籍軍，今民且散走，獨有同知在耳，請以充役。」御史怒斥之，堅立不

動竟不能奪乃罷去

請以一身充役當令上人悚然

郎敏

郎敏洪武間以國子生陞饒州府知府敏爲治廉明有惠愛樂平縣民有詣闕訴邑大姓五十餘家謀逆者詔指揮潘某率兵往捕之兵至饒敏驚曰樂平民素淳朴未必有此吾爲郡守不可使民死無辜請先往察之至樂平民皆耕牧如常時敏廉得告者乃無賴子素以假貸不得

怨諸大姓故重誣之冀獲賞耳敏還白潘初不
之信自往察視故如敏言於是各以其家長至
京辨其誣詔釋諸大家誅妄告者

惡少誣奏自當爲良民主持妙在先行察
視以動詔使之信

楊繼宗

楊繼宗在嘉興日郡有土豪張者縱惡害民盜
賊多窩聚而歸其賊家益饒裕且結交權要府
縣相視以目莫敢發一言宗下車時張某刼桐

鄉起解官絹宗廉之得實縛而寘之法會當道
行郡張厚賂之召宗諭以張無原告爲辭繼宗
曰知府朝廷之民牧也而張所盜者官絹何原
告爲若欲原告請以朝廷爲失主楊某爲原告
當道語塞慚愧夜半馳去張竟以罪死於獄人
咸快之

一郡守欲執法以除大盜誰能奪之不必
楊公但楊公詞氣較勁耳

蔣瑤

蔣瑤知揚州府時武宗駕南巡淮安太守薛贊拆去沿河民房以便挽夫挽繩皆索民間絹帛爲之兩淮大擾過揚州蔣瑤獨不拆房曰沿河非聖駕臨幸之地且自有河岸可行何必毀壞民居有罪知府自當之江彬傳旨要揚州報大戶蔣曰止有四個大戶其一是兩淮鹽運司其二是揚州府其三是揚州鈔關其四是江都縣揚州百姓窮別無大戶江又傳旨云朝廷要選綉女蔣曰揚州止有三個綉女江問今在何處

蔣曰、民間並無知府止有親女三人、朝廷必欲選時、可以備數、江語塞、其事遂寢、揚州安堵如故、

泰山壓卵之時、而能以身作砥柱、非兄事明而擔負勇者不能、至拒大戶綉女之語、諧而定莊、捐一身一家、而爲民請命、惟天下至誠爲能動、有以也夫、

唐侃

唐侃守武定、以鎮靜撫綏疲瘁、時清軍伍、一州

當解者三千餘人，并婦若解長，且萬二千人矣。
侃曰：武定戶纔三萬人，若是空半州矣。有議欲
濬州境，徒駭聞者，又力言不宜浚民脂膏，填巨
壑，事皆得寢。章帝梓宮葬承天，道山東德州，
上官哀課民間以供，猶恐不給。侃曰：以半往足
矣。至則畀一空棺，內傍舍中。諸閭牌校奴叱諸
大吏，鞭撻州縣官，宣言供帳不辦者死。欲以恐
嚇取錢，同事者並逃去。侃獨不去，急乃謂之曰：
吾與若詣錢所受錢，乃引之旁舍中，指棺示之。

曰吾已辦死來矣。錢不可得也。於是諸閹愕眙相視，莫能難而事辦。諸逃者皆被罪，而侃乃受旌所居官，率空橐以歸。及覲考滿入京師，又率空橐行，以是著節，亦以是淹於官。

拒橫索何至爲輿櫬事，然爲民之意可念。
藺芳

藺芳爲吉安知府，先是金華朱仲智爲守，寬厚廉潔，剗革吏弊，禮賢愛民，民甚戴之。會被召，改知重慶，士民思慕，恐難其繼，已而芳至，亦寬厚。

持大體、明習吏事、民有告訐者、數語立決、吏無所容其姦、民更大喜、吉水有無賴民、詣闕言縣故有銀冶、烹煉可獲厚利、朝廷遣官以其人覆視、既至、父老羣訴於芳曰、卽用無賴者言、吾屬父子兄弟不能保、而邑有無窮之患、芳曰、銀冶誠有之乎、曰、無之、但聞故老云、宋季時、邑有奸民、妄言銀冶於朝者、後坐誣罔誅、今茫茫山谷、上者樹松栢、下者藝禾稼、豈嘗見有所謂銀冶、太守如疑某言、詣闕告者在此、請指說銀冶之

處某等甘罪芳惻然顧告者而問之噤不能對
父老趣之對卒無言父老因指此無賴人平日
所爲罪惡累累皆應坐死其人在旁聞之惴慄
芳曰毋恐罪皆赦前今獨問銀冶有無耳告者
卽叩頭吐實自言愚昧不甘鄉人華衣美食揚
揚焉未嘗齒我故妄意以禍之乃至於此芳乃
爲草奏大意謂告者嘗聞故老言宋時說銀冶
事而未及詳輒率意上陳今詢邑人老長皆云
素未嘗有銀冶卽不實甘受鈇質言人人同謹

以實聞同官或不肯署曰朝廷治銀冶吾輩敢
方命耶奏入如不信胥受罪矣芳曰吾輩奉命
守此土非以爲民乎今聖天子仁明在上如日
在天諸公乃不以直道效臣節耶有罪芳請獨
任卽自署奏同官不得已亦强署焉上得奏曰
吾固意思民之妄也遂罷其事

銀冶誠虛自當核實以奏但難在以一身
獨任耳

王文成

王文成公守仁起知廬陵時江西鎮守太監發銀市葛差官守催公爲文申請禁止文曰本縣自來不產葛布原派歲額亦不曾開有葛布名色況民苦徵求瘡痍未息目今旱災相仍疾疫大作比巷連村多至闔門而死骨肉奔散不相顧療幸而生者又爲徵求所迫弱者逃竄流離强者羣聚爲盜攻劫鄉村本職自到任以來卽以多病不出未免有妨職務坐視民困而不能救心切時弊而不敢言旣不能善事上官又何

以安處下位。合關當道。垂憐小民之困窮。俯念
時勢之難爲。特賜寬容。悉與蠲免。其有遲違等
罪。止坐本職一人。卽行罷歸田里。以爲不職之
戒。中心所甘。死且不悔。鎮守差官聞之。縮頸而
回事。遂寢。

文成擔荷世宙。不遺餘力。況此區區市葛
一事乎。然不以遷客置民瘼於度外。尤見
寔心。

馬西玄

馬西玄知澤州，澤故多王府，王率聽用邪小，暴侵民利。西玄因事徵其左右不法數人，爲條告誡，暴止。又王以書來請私好，答使者去，卽投書櫝中封之。所請或於法得釋，又使人將謝，乃指使者至櫝前啓書還之，實未發。爲報曰：「法誠如是，吾安能低昂徇情乎？」後書不更來。陵川葛令受賄害人，人怨之，廉得其狀，會有巡按御史者，以親故爲葛解甚力，不聽，竟置於法。威聲振於郡中。世宗卽位，召復爲翰林，澤人攀泣送之前。

王以禁不得暴及投書不發者亦郊祖頌德曰
馬先生民之父母國之正人

所請於法得釋而示以未嘗發書此意可
師

孫璽

孫璽初受興化令邑豪徐恩與其宗人交賂權
貴猾賊邑中恩以白衣入粟補興化所千戶縮
所印而所中諸世千戶反悞悞出恩下不敢喘
令丞左右亦多爲恩耳目者率常把令丞陰事

令丞欲圖恩，懼不能制，得反噬。璽始至，恩繡胸背，持刺上謁。璽拒却之，然亦未遽誦言罪。恩也，故邑人亦無敢告言恩者，乃稍稍以輕罪笞其一、二宗人。百姓乃敢告恩，最後得其謀殺道姑、搜財事，遂密擒恩。獄中，考按盡得恩與其宗人諸不法狀，因繫殺恩，而宗人坐死者數人。邑中爲清，後爲徐氏家所誣，訐下璽按問，事白，得還職。始轉爲揚州府同知，揚、興、化所屬郡也。始御史之勘徐獄也，以屬淮安守某，盱眙令某，咸受

上旨詭法巧詆璽罪至是兩人爲他御史所論
公又往勘之罪不至罷卒從減論後兩人愧謝
璽璽絕口不道前事人益以爲長者

案一粟弁獄不足爲孫公重惟勘守令事
而以直忘怨此真長者

屠簡肅

屠簡肅知保定有大寧都司白璽以稔惡聞
上命公究之廉得其實請斬璽璽根據盤密人
不能堪而無敢執其咎者公毅然裁決竟得如

稱威名赫然。總兵陳瑾恣睢自尊。役屬郡縣。公曰。國典具在。總兵與太守。豈相統屬者耶。不爲屈。黨瑾者媒孽之。調公知延平。至延平。剗宿弊。如保定七閩咸誦法焉。

稔惡之弁。法自不宥。稍假貸。便爲屈法。

朱廷立

朱廷立嘉靖初。知諸暨。恢廓有守。愛民禮士。皆出欵誠。先是縣有額外長短差。多費民財八百兩。廷立爲蠲除之。山會二縣築海堤。其費每派

及於暨。廷立執不可。曰：居民守土，各有分域。禦
苗捍患，從其封疆。山會之堤，而暨與修之。暨亦
多有湖堤之役，可以煩山會之民乎？郡是其言，
爲罷役。當作訟，誠勒諸石，諭民無相告訐，置鼓
於獄，囚有所苦，令擊以聞。後遷監察御史。

湖堤之役，於兩邑原不相關。海堤關繫郡
城，恐不當以此爲擬。

陸光祖

陸光祖初授濬縣令。濬近塞而衝，民不勝役多。

轉徙祖奏併五十里爲四十里以甦凋弊又爲
設法築城以拒虜功成而民不知秋潦傷稼祖
涕泣呈兩臺皆以非時却其牘祖乃自具疏上
之辭甚懇天子惻然下部覆減稅十之三兩
臺心不平不能難也邑有輕俠爲盜索祖貸其
宿過編之伍而討以軍令減諸盡力爲耳目盜
發輒得獨大盜李以平蓄異志不悛乘祖入觀
嘯崔苻中爲變祖歸授計立擒之邑太學生盧
桡富而才先後令皆與昵後令至桡爲具饗令

不時至、桡拒戶、嫚罵、令恚。中桡麗大辟、坐繫者
十三年、有司以其高貲、莫敢雪。祖至、立出之。桡
爲謝、祖曰：「我仲三尺爾、竟不與見。」陶仲文以方
技得奇寵、勢甚張。邑有李榮爲仲文私人、橫行
里中。祖捕置之法。仲文奉命祀邯鄲、故出魏郊
爲榮地。祖不爲移獄、而仲文亦莫能中。祖內鄉
王占、長垣民田爲業。民訟諸臺、長安令嘯喑不
能剖。臺以屬祖勘、果民產、立歸。長垣民庚戌虜
闌入塞、大司馬趙錦議役三輔民築塞垣以備。

祖持不可。司馬怒，以撓軍興，劾祖屹不動。已復言於直指，謂必役內地民，莫若出錢與邊民，如雇役法，直指上其議，竟得請，三輔乃安。

抗御史臺爲災民請命，懲方士之私人，奪藩王之據產，此其事似難而甚易，惟雪盧枏之重辟，此其事似易而實難。何者？枏故以高才擁厚貲，取忌里黨解網之事，知者以爲平法憐才，而不知者以爲憐才詭法，非識力夙定，而名根素輕者不能。

王士魁

王士魁爲合浦丞時郡守周宗武爲人清介性頗卞急後爲廉州守士魁一日上謁周語王曰前牒下勾某犯真盜也久稽不解者何王拱手對曰丞固知某者係良民上誤訪爲盜因寬之至此周艱然曰丞柰何與府抗王曰誣良爲盜烏在其爲民父母死不敢逃罪旣罷周甚重之謂同事者曰吉郡故多貞士適王丞所對大有執持卽抗節忠義事亦饒爲之王後陞名山知

縣以耿持不阿得過州守左遷辭海諭轉寧波
授罷歸貧約如故爲句讀師以自給鄉評益高
之

爲丞抗太守罷官爲句讀師定自高士

牧津卷之三十五

牧津卷之三十六目

識見上

周章

薛宣 二見

史弼

滿寵

裴潛 三見

劉超

毋丘興

溫恢

謝朓

何之元

夏侯詳

張邵

戴僧靜

張融

褚 東

韓麒麟

元 嶷

羅 研

李 筌

崔 琰

阮 孚

蔡興宗

崔日用

薛季昶

榮 毗

二見

張柬之

竇懷貞

任正名

盧 坦

韓 滉

二見

韋 澳

二見

蔣欽緒

李及

牧津卷之三十六

識見上

明山陰祁承燦輯

周章

周章爲郡功曹，時宦憲免，封冠軍侯，就國。章從太守行春，到冠軍，太守猶欲謁之。章諫曰：「今日公行春，豈可越儀私交？且憲椒房之親，勢傾王室，而退就藩國，禍福難量。明府剖符大臣，千里重任，舉止進退，其可輕乎？」太守不聽，遂便升車。章前拔佩劍絕馬鞅，於是乃止。及憲誅，公卿多

以交關得罪、太守幸免、以此重章、

拔劍絕鞅、章之識力、正不可及、要以行春、
自不宜私謁、禍福之較量、猶落第二義矣、

薛宣

薛宣次子惠爲彭城令、宣從臨淮遷至陳留、過
其縣、橋梁郵亭不修、宣心知惠不能、留彭城數
日、案行舍中、處置什器、觀視園菜、終不問惠以
吏事、惠自知治縣不稱、宣意遣門下掾送宣至
陳留、令掾進見、自從其所、問宣不教戒惠吏職、

之意宣笑曰吏道以法爲師可問而知及能與不能自有資材何可學也人以宣言爲然

卓哉貢君之言知子莫若父矣其能與不能自有資材父不能傳之子而子安能得之父乎卽吏道以法爲師吾謂師亦不在法也

史弼

史弼爲平原相時詔書下舉鉤黨諸郡承望風旨所奏相連及者多至數百誣陷甚衆唯弼獨

無所上、詔書切責、從事坐傳曰、青州六郡、其五
有黨、平原何理而得獨無、弼曰、先王彊理天下、
盡界分境、水土異齊、風俗不同、他郡自有平原、
自無、胡可相比、若承望上司、誣陷良善、濫刑濫
罰、以逞非理、則平原之民、戶可爲黨、相有死而
已、所不能也、從事大怒、卽收郡僚職送獄、奏弼
欺隱、會黨禁中解、弼以奉贖罪得免、濟活者千
餘人、及遷河東太守、被詔書舉孝廉、弼知當有
權貴請託、豫敕斷絕書問、一生持大閤覽書詣

之積日不得通生謬以他事前謁旣因達書弼
大怒曰太守忝荷重任當選士報國爾何人而
詐僞無狀卽日考殺之覽大怒作飛章下司隸
誣弼毀謗檻車徵吏人莫敢近者前孝廉裴喻
送至崤澠間大言曰明府摧折虐臣選德報國
天實佑之卽令獲罪足垂名竹帛顧不可不懼
弼曰誰謂荼苦其甘如薺下廷尉詔獄平原吏
人走詣闕訟寃前孝廉魏劭毀形變服爲家僮
護弼廷尉奏當棄市邵與同郡人賣郡邸行賂

覽以得免。或曰：平原行貨免君，君無乃慝乎？陶丘洪曰：昔文王美里，閭散懷金，今史君遭患，義夫獻寶，亦何慝乎？竟歸田，稱病不出，公卿交薦議郎何休，謂弼有幹國之器，宜登台司。

史公謙挺持識力，真可謂砥柱中流。然亦東漢風氣所習，自不難爲名義中事。至今孝廉變服爲家僮，甘以七尺相殉，豈一時感激慕義云然，其盛德之人人可知。

滿寵

滿寵年十八爲郡督郵守高平令多所糾察旋棄官歸曹操領兗州辟爲從事及爲大將軍辟署西曹屬爲許令時曹洪宗室親貴有賓客在界數犯法寵收治之洪書報寵寵不聽洪乃白操操召許主者寵知將欲原乃速殺之操喜曰當事不當爾耶故太尉楊彪收付縣獄尚書令荀彧少府孔融並屬寵勿加考掠寵一無所報考訊如法數日求見操言之曰楊彪考訊無他辭語操卽日赦出彪初彧融聞考掠彪皆怒及

因此得出更善寵時袁紹盛於河朔而汝南紹之本郡門生賓客布在諸縣擁兵拒守操憂之以寵爲太守寵以計募誘攻下安定之令就田業復爲汝南太守關羽兵急攻樊城征南將軍曹仁欲棄城走寵曰羽所以不敢進者恐吾軍恃其後耳今若遁去洪河以南非復國家有也寵乃沈白馬與軍人盟誓會救兵至寵亦力戰羽遂退以功進封安昌亭侯

明知欲原而故速殺陰爲欲解而故拷訊

皆是智出阿瞞之上。○楊太尉一代名臣，
滿寵豈應不曉，卽無文舉文若之鳴，定無
深文之理。惟是阿瞞爲人，忌而多猜，不先
之以考掠，無以明彪之無罪，故賈逵以着
械自脫。滿寵以考掠脫彪，此皆有以窺阿
瞞之深者也。裴松之訾爲酷吏之用心，雖
有後言，無解前虐，恐未必令滿寵心肯。

裴潛

裴潛爲代郡太守，三年還爲丞相理曹掾，曹操

褒稱治代之功。潛曰：潛於百姓，雖寬於諸胡，爲峻。今繼者必以潛爲治，過嚴，事加寬惠，彼素驕恣，過寬必弛。旣弛，又將攝之以法，此怨叛所繇生也。以勢料之，代必復叛。操深悔還潛之速，後數十日，友聞果至。

爲政之道，無出寬嚴二途。寬於民而峻於虜，安攘兩得之矣。○料事如照，只是身歷之地，所見得真。

劉超

劉超漢城陽景王章之後超少有志尚爲縣小吏遷瑯琊國記室掾以忠謹清慎爲元帝所拔恒親侍左右遂從渡江爲相府舍人專掌文檄超自以職在近密而書跡與帝手筆相類乃絕不與人交書時出休沐閉門不通賓客中興建爲中書舍人拜騎都尉奉朝請時臺閣初建庶績未康超職典文翰而畏慎靜密彌見親待處身清苦衣不重帛家無擔石之儲每帝所賜皆固辭曰凡陋小臣橫竊賞賜無德而祿殃咎是

懼帝嘉之、不奪其志、尋出補句容令、推誠於物、爲百姓所懷、入爲中書通事郎、以父憂去官、屬王敦稱兵、詔復職、又領安東上將軍、尋六軍敗散、惟超案兵直衛、帝感之、遣歸終喪、及錢鳳構禍、超招合義士、從明帝征鳳、事平、以功封零陵伯、超家貧、妻子不贍、帝手詔褒之、賜以魚米、超辭不受、出爲義興太守、未幾、徵拜中書侍郎、拜受往還、朝廷莫有知者、咸和初、遭母憂、去官、衰服不離身、朝夕號泣、朔望輒步至墓所、哀感路

人及蘇峻謀逆超爲左衛將軍時京邑大亂朝士多遣家人入東避難而超以妻孥入處宮內及王師敗績王導以超爲右衛將軍親侍成帝及峻遷車駕石頭時天大雨道路沉陷超與侍中鍾雅步侍左右賊給馬不肯騎而悲號慷慨時饑饉米貴峻等問遺一無所受繼繼朝夕臣節愈恭後王導出奔超等密謀奉帝出而事泄遂遇害追贈衛尉謚曰忠

劉世瑜以手書類帝而謝絕應酬此亦不

答溫室省中何樹之意時方遣家東避而
超以妻孥入宮此等識見絕非世人可及

毋丘興

毋丘興爲安定太守將之官曹操戒之曰羌胡
欲與中國通自當遣人來慎勿遣人往善人難
得必將教羌胡妄有所求因欲以自利不從便
爲失異俗意從之則無益於事興至官遣校尉
范凌往羌中凌果教羌請爲屬國都尉操曰吾
預知當爾非聖也但更事多耳

今外夷之擾正坐通事之害○更事多是
真實語非英雄欺人

溫恢

孫權攻合肥魏揚州刺史溫恢謂裴潛曰此間
雖有賊不足憂而畏南方有變今水生而子孝
懸軍無有遠備關羽驍銳乘利而進必將爲患
於是有樊城之事子孝曹仁字時也樊城關羽
攻之漢水暴溢子禁七軍皆
沒詔書召潛還潛緩之恢密語潛曰此必襄陽
之急欲赴之也所以不爲急會者不欲驚動遠

案一二日必有密書促卿進道。張遼又將被召。遼素知王意。後召前至。卿受其責矣。潛從其言。更爲輕裝速發。果被促令。遼等尋各見召。如恢所策。

揚州刺史料事更在阿瞞上、

謝朓

謝朓遷義興太守。加秩中二千石。在郡不省襍事。悉付綱紀。曰。吾不能作主者吏。仁能作太守耳。明帝謀入嗣位。朝之舊臣。皆引參謀策。朓內

圖止足。且實避事。弟淪時爲吏部尚書。肅至郡。致淪數斛酒。遺書曰。可力飲此。勿預人事。

但能作太守。更復何事未了。肅具幾先之識。獨無柰淪之富貴逼人也。

何之元

何之元爲信義令。其宗人敬容位望隆重。頗相顧訪。之元終不造焉。或問其故。之元曰。昔楚人得寵於觀起。有馬者皆亡。夫德薄任隆。必近覆敗。吾恐不獲其利。而招其禍。識者以是稱之。

如此遠識、何以尚從利害得失上起見、

夏侯詳

夏侯詳遷湘州刺史、詳善吏事、在州四載、爲百姓所稱、州城南臨水、有峻峰、舊傳云、刺史登此山、輒代、是山歷政莫敢到、詳於其上起臺榭、延僚屬以表損挹之志、

非獨表損挹之志、正以寄曠遠之懷、

張劭

張劭補州主簿、悉心政事、精力絕人、劉裕誅劉

藩邵時在西州直廬，卽夜戒衆曹曰：「大軍當六
計，可各條舟船倉庫，至曉取辦。」旦日，召諸簿
領應時卽至，怪問其速。諸曹答曰：「昨夜受張主
簿處分。」裕曰：「邵可謂同人憂慮矣。」

如此公才，可了十人，而見地更速，故先事
而理。

戴僧靜

戴僧靜爲淮南太守，巴東王子響殺僚佐，武帝
召僧靜使引軍向江陵。僧靜曰：「巴東王年少，長

牧津

識見上

卷三十六

十

史司馬捉之太急、忿不思難故耳、天子兒過誤殺人、有何大罪、今急遣軍西上、人情惶懼、無所不至、臣不敢奉勅、上不答而心善之、

僧靜亦揣知武帝心、大有迎合意、然不欲遣軍、其見自遠、

張融

張融出爲封溪令、從叔永出後渚、送之曰、似聞朝旨、汝尋當還、融曰、不患不還、正患還而復去、作如此見、正自超人、

褚裒

褚裒爲豫章太守，有器識。正旦朝，庾亮、亮大會人士，孟嘉坐次甚遠。裒問江州有孟嘉，其人何在？亮曰：「在坐。」卿但自覓。裒歷觀，指嘉謂亮曰：「此君小異，將無是乎？」亮欣然而笑，喜裒得嘉奇。嘉爲裒所得，乃益器焉。

真才暗中索摸，自可得，特患識不足耳。

韓麒麟

韓麒麟，孝文時，拜齊州刺史。寡於刑罰，從事劉

普慶說之曰、明府仗節方夏、無所斬戮、何以示
威。麟曰、人不犯法、何所戮乎。若必須斬斷、以立
威名、當卽以卿應之。

仗節之人、不爲威名地、非抱大識者不能
元嶷

瀛州郎基爲騎兵、陳元康爲司馬、畢義榮爲屬、
並有聲。刺史元嶷曰、三賢俱有常世才、後當遠
至。惟騎兵任直過甚、恐不足自達。陳畢後並貴。
基止郡守。

刺史乃具人倫之鑑

羅研

羅研爲郡功曹事刺史蕭藻頗有才辨嘗詣闕
訟蕭藻及藻再爲刺史州人爲之懼研舉止自
若藻曰非我無以容卿非卿無以事我齊苟兒
之役臨汝侯嘲之曰卿蜀人樂禍貪亂一至於
此對曰蜀中積弊實非一朝百家爲村不過數
家有食窮迫之人什有八九束縛之使旬有二
三貪亂樂禍無足多怪若令家畜五母之雞一

母之豕。牀上有百錢布被。餽中有數升麥飯。雖蘇張巧說於前。韓白按劍於後。將不能使一夫爲盜。况貪亂乎。

數語是間閭理亂之源。惟大識見人能爲此語。

李筌

李筌爲鄧州刺史。常占星宿而坐。一夕三更。東南隅忽見異氣。明旦呼吏於郊市。如產男女。不以貧富悉取至。過十餘輩。筌視之曰。皆凡骨也。

重令於村落搜訪之，乃得牧羊胡婦一子，李君
慘容曰：「此假天子也。」座客勸殺之。筌以爲不可，
胡雛必爲國盜，若殺恐生真耳。胡雛卽安祿山
也。

祿山方當流毒天下，亦豈李筌之所能殺
筌

曹操爲冀州牧，辟崔琰爲別駕，操謂琰曰：「昨案
戶籍可得三十萬衆，故爲大州也。」琰對曰：「今九
州幅裂，二袁兄弟親尋干戈，冀方蒸庶暴骨原

野○未○聞○王○師○存○問○風○俗○救○其○塗○炭○而○校○計○甲○兵○
唯○此○爲○先○斯○豈○鄱○州○士○女○所○望○於○明○公○哉○操○改○
容○謝○之○

識見正大且不依回、

阮孚

丹○陽○尹○阮○孚○以○太○后○臨○朝○政○出○舅○族○謂○所○親○曰○
今○江○東○創○業○尚○淺○主○幼○時○艱○庾○亮○年○少○德○性○未○
孚○以○吾○觀○之○亂○將○作○矣○遂○求○出○爲○廣○州○刺○史○孚○
咸○之○子○也○

雖爲一身見甚高，非所以計國。

蔡興宗

袁顗爲雍州刺史，以蔡興宗爲臨海王子項長史，行府州事。是時子項都督荆湘等八州，袁顗說興宗曰：「朝廷形勢，人所具見，在內大臣，朝不保夕，舅今出居陝西，爲八州行事，顗在湘沔，地勝兵彊，去江陵咫尺，水陸流通，若朝廷有事，可以共立桓文之功，豈比受制凶狂，臨不測之禍乎？今得閒以去，後復求出，豈可得耶？」興宗曰：「吾

門平進與主上甚疎未繇有患宮省內外人不
自保會應有變若內難得弭外釁未必可量汝
欲在外求全我欲居中免禍各行其志不亦善
乎顗於是狼狽上路猶慮見追行至尋陽喜曰
今始免矣

如以當時形勢人情自以在外爲安而興
宗之見乃爾更進一格然亦其知形勢者
特悉耳

三日用

荊州長史崔日用入奏事言於上曰太平謀逆
有日陛下往在東宮猶爲臣子若欲討之須用
謀力今旣光臨大寶但下一制書誰敢不從萬
一姦宄得志悔之何及上曰誠如卿言直恐驚
動上皇日用曰天子之孝在於安四海若姦人
得志則社稷爲墟安在其爲孝乎請先定北軍
後收逆黨則不驚動上皇矣上以爲然

真言人所不敢言可以占此君識力

薛季昶

洛州長史薛季昶見二張已誅謂張柬之敬暉
曰二凶雖除產祿猶在去草不去根終當復生
二人曰大事已定彼猶机上肉耳季昶歎曰吾
不知死所矣

事甚易見二公真所謂當局者迷

榮毘

榮毘爲華州長史時晉王在揚州每令人密覘
京師消息遣張衡於路次往往置馬坊以畜牧
爲名實給私人也州縣莫敢違毘獨遏絕其事

高祖聞而嘉之、

遇絕其事最有見、

張東之

張東之以賢良召授鳳閣舍人、因忤旨出爲合
蜀二州刺史、故事歲以兵五百戍姚州、地險瘴
到屯輒死、東之論其弊曰、臣按姚州古哀牢國、
光武末始請內屬、置永昌郡統之、賦其鹽布、
蜀以利中土、其國西大秦、南交趾、奇珍之貢不
闕、劉備據蜀、諸葛亮收其產入以益軍、選取勁

兵以增武備，今鹽布之稅不供，珍奇之貢不入，
戈戟之用不實於戎行，寶貨之資不輸於大國，
而空竭府庫，驅率平民，受役蠻夷，臣竊爲陛下
惜之。昔漢歷博南，涉蘭滄，更置博南哀牢二縣，
蜀人愁苦，作歌曰：歷博南，越蘭滄，度蘭滄，爲他
人，益譏其貪珍奇之利，爲蠻夷所驅役也。漢獲
其利，人且怨歌，今減耗國儲，費調日廣，可徒使
陛下赤子，身膏野草，骸骨不歸，老母幼子，哀號
望祭於千里之外乎？疏奏，不納。俄爲荊州大都

督府長史。長安中，武后謂狄仁傑曰：「安得一士用之？」仁傑曰：「陛下求文章資歷，今宰相李嶠、蘇味道足矣，豈文士醜醜不足與成天下務哉？」后曰：「然。」仁傑曰：「荊州長史張柬之，雖老，宰相材也。」后卽召爲洛州司馬。他日又求人，仁傑曰：「臣嘗薦張柬之，未用也。」后曰：「遷之矣。」曰：「臣薦宰相，非司馬也。」乃授司刑少卿，遷秋官侍郎，及誅二張，柬之首發大謀，以功擢天官尚書，封漢陽郡公。不半載，以漢陽郡王加特進，罷政事。柬之旣

罷願還襄州養疾。乃授荊州刺史。至州持下以法。雖親舊必深文致法。無所貸。會漢水漲。齧城郭。東之因壘爲隄。以遏湍怒。闔境賴之。

東之棄姚州之議。所見甚遠。但語割疆土于輿圖全盛之時。廟堂自是逆耳。要以爲國家深遠計。惟設法以處戍卒。或布略以羈遠人。更爲堂堂正大之策。

竇懷貞

懷貞爲京兆尹。神龍之際。政令多門。京尉繇

墨勅入臺者不可勝數或謂懷貞曰縣官相次入臺縣事多辦否懷貞對曰倍辦於往或問其故懷貞曰好者總在僥倖者去故也聞者皆大噱

雖語近於譏然意見自遠

任正名

張沛爲同州刺史任正名爲錄事參軍劉幽求爲朝邑尉沛奴下諸寮獨呼二人爲劉大任大若平常交玄宗誅韋庶人沛兄涉爲殿中監伏

法并及沛沛將出就刑正名時在假內聞之遽
出止沛曰朝廷初有大艱同州京之左輔柰何
單使一至便害州將請以死守之於是覆奏而
理沛於獄曰正名若死使君可憂不然無慮也
時幽求方立元勳居中用事遂免沛於難

錄事大是奇士刺史竟能收知人之効

盧坦

盧坦仕爲河南尉時杜黃裳爲尹召坦立堂下
曰某家子與惡人游破產盡察之坦曰凡居官

廉雖大臣無厚蓄其能積財必剝下自潤者也
子孫善守是天福不道之家不若恣其不道以
歸於人黃裳驚服李復爲鄆滑節度使表爲判
官監軍薛盈珍數干政坦每據理拒之有善笛
者諸將爲請職坦笑曰大將又在軍積勞亟遷
乃及右職柰何自薄欲與吹笛少年同列耶請
將慙遽出就坦謝及李復病卒詔姚南仲來代
之盈珍以南仲本書生易之坦私謂人曰姚大
夫外柔中剛監軍好侵事必不聽我留必及於

禍乃從復喪歸東都爲壽安令盈珍果與南仲不相能幕府多黜死者繇是知名累遷侍御史知雜事赤縣尉爲臺所按京兆尹密救之帝遣中人就釋坦曰中丞請申復中人走以聞帝曰吾固宜先命有司遂下詔乃釋數月遷中丞初道長吏罷還者取本道錢爲進奉帝因赦令一切禁止而山南節度使柳晟浙西觀察使闕濟美格詔輸獻坦劾奏待罪帝諭坦曰二人所獻皆家財朕已許原不可失信坦曰所以布大信

者赦令也。今二臣違詔，陛下柰何以小信失大信也？帝曰：朕既受之，柰何？坦曰：出歸有司，以明陛下之德。觀察宣歙時，江淮旱，穀踊貴，或請抑其價。坦曰：所部地狹，穀來他州，若抑其直，錢穀不至矣。不如任之。既而商以米全集，乃多貸兵食，出諸市，價遂平。再遷戶部侍郎，判度支，或告泗州刺史薛謩爲代北水運時，畜異馬，不以獻。事下度支，坦遣吏驗，未及奏，帝遲之，更遣中人劉泰昕往。坦曰：事付有司，而又遣宦官，豈有司

不足信耶。三奏帝乃止。

坦之議論動持大體而謀策更爲深遠處事之才與料事之識可謂兼之。

韓滉

韓滉出爲晉州刺史未幾遷浙江東西觀察使綏輯百姓均租調境內稱治帝在奉天滉分兵戍河南及狩梁州獻縑十萬匹時李希烈反淮西而漕路無梗東南完靖滉之功居多屢發糧帛以濟朝廷其所造米饋防援皆有法盜不敢

近貞元間。○誠者言。○滉修石頭城。陰蓄異志。帝疑之。李泌曰。○沅公忠清儉。自車駕在外。貢獻不絕。且鎮江東十五州。盜賊不起。皆滉力也。所以修石頭城者。恐有永嘉之行。爲迎扈備耳。帝乃解。因遣其子考功員外郎臯歸省。滉感悅流涕。明年入朝。過汴。與汴帥劉玄佐約爲兄弟。遺其裝錢二十萬緡。勸令入朝。及見天子。薦玄佐可任邊事。時兩河罷兵。滉上言吐蕃盜河湟久。近歲衰弱。而西迫大食。北抗回鶻。東拒南詔。分軍外

戰兵在河隴者不過五六萬若朝廷命將以十萬衆城涼鄯洮渭臣請以本道財賦給軍士三年費然後營田積粟且耕且戰河隴可復帝善其言以問玄佐玄佐請行會浞病乃止

處事有異才議事有遠識

韋澳

韋澳爲京兆尹會判戶部宰相蕭鄴改判度支澳於延英入對宣宗曰戶部關判使澳對以府事上言戶部關判使者三曰卿意何如對曰臣

心力減耗，不耐繁劇，累乞一小鎮，聖慈未垂，
允上默然不樂。甥柳玘謂澳曰：舅特承聖知，延
英奏對，恐未得中。澳曰：吾不爲時相所信，忽自
宸旨委以使務，必以吾他岐得之，何以自明？時
事漸不堪，是吾徒貪爵位所致，爾宜志之。

人臣立朝，自有本末。他岐得之，何以自明？
卽爲時相所信，亦不可不存此意。此公持
論既正，而爲慮甚遠，有大臣之鑒。

蔣欽緒

華州刺史蔣欽緒與蒲州刺史蕭至忠爲內姻
至忠自托於太平公主、公主引爲刑部尚書、欽
緒謂之曰、如子之才、何憂不達、勿爲非分妄求、
至忠不應、欽緒退、歎曰、九代卿族、一舉滅之、可
哀也哉、至忠素有雅望、嘗自公主第門出、遇宋
璟、璟曰、非所望於蕭君也、至忠笑曰、善乎宋生
之言、遽策馬而去、

欽緒所見之遠、不但從利害上起念、蓋實
據士君子立身本末爲言、

李及

曹瑋久在秦州，累章求代。王旦薦李及，衆皆謂及非守邊才。楊億以告旦，旦不答。及至秦州，將吏亦輕之。會有禁軍白晝擊婦人銀釵於市者，吏執以聞。及方坐觀書，召使前，畧加詰問，具服。不復下吏，亟命斬之。觀書如故。將吏驚服。不日，譽達京師。億見旦曰：「相公初用及，外廷之議皆恐其不勝任，不意及材器如是。」旦笑曰：「外廷之議，何其易得也。」禁軍戍邊，白晝爲盜，主將斬之。

常事耳。瑋知秦州七年，羌人讐服，邊境事瑋處之已盡其宜，使他人往，必矜其聰明，多所變更，敗壞瑋之成績，且所以用及者，但以及厚重能守瑋之規模而已。億繇是服旦之識度。

人知王文正之識度甚遠，而不知李及之從容安豫，不動聲色者，其識度更自遠。